

Barnes
已出版经典

CHRISTINE DE PIZAN

乌塔耶书

〔法〕匹桑

著

吴雅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乌塔耶书

著

译

吴雅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塔耶书/(法)匹桑著;吴雅凌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巴别塔诗典)
ISBN 978-7-02-012759-7

I. ①乌… II. ①匹… ②吴… III. ①诗集-法国-
近代 IV. ①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370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5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59-7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中译本导读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

我们对克里斯蒂娜·德·匹桑的了解首先得益于她本人的自述^①。在《命运转变之书》(*Le Livre de la Mutacion de Fortune*)中，这位中世纪晚期女作者以神话譬喻的方式讲述人生的变故。她在命运女神的召唤下出海远洋。起初她并不慌张，她的同伴是出色的航海家，她在他的引领和陪伴下度过十年美好人生。后来风暴来了，同伴遇难了，她被抛弃在汪洋大海

① 匹桑在《问学长路》(1402年)、《命运转变之书》(1403年)和《劝言书》(1405年)等作品中详细记载自己的身世经历。参看 Christine de Pisan, *Le Chemin de longue études*, éd. Andrea Tarnowski,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0; Chrstitine de Pisan, *Le Livre de la Mutacion de Fortune*, éd. Suzanne Soelnte, Paris, Picard, 1959—1966; Christine de Pisan, *Le Livre de l'advisiion Cristine*, éd. Christine Reno & Liliane Dulac,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1.

上。一个弱女子，一叶风雨飘摇中的小舟。她没有能力掌舵，既无力量也无知识，只有惊惧和悲鸣。命运女神怜悯她，在她的梦中现身，轻抚她的身体手足。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变了。恐惧和疑虑消散了。她的声音变得有力，她的目光变得坚毅。她亲手修补破败的小舟，从此做了掌舵的人。^①

这则寓言值得玩味，还因为它记载了欧洲文明史上第一位以写作谋生的职业女作者的养成经过。倘若匹桑不是在最好的年华遭逢那场生命里的海难，需要改写的也许不只是她一人的人生。

匹桑的父亲早年深造于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通医学、天文学和星相学（这两样学问在中世纪不分家）还有法学，担任过十年星相学教授，做过威尼斯共和国政府顾问，在十四世纪的欧洲算是知名学问人。匹桑在威尼斯出世那年，他同时得到欧洲两大君王的邀约，一个是匈牙利王路易大帝，一个是法兰西王查理五世。他去了法国。查理五世史称“智者查理”（Charles le sage），在世即有贤君的美誉，设第一座王室图书馆，巴黎且有与博洛尼亚齐名的大学。这些都是老匹桑考虑的因素。事实证明他没有选错。整

① *Le Livre de la Mutacion de Fortune*, livre I, 前揭, pp.51—52。

整二十五年，他不离君侧备受尊宠，直至查理五世去世。匹桑稍后不无夸张地回顾，法兰西这一时期的繁荣应归功于其父高妙的占星技艺。尽管依据别的史料记载，老匹桑的占卜并不太灵验。^①

匹桑三岁^②同母亲赴巴黎，在官中长大，享尽荣华。十五岁父亲替她选中门当户对的夫婿。夫妻十年恩爱，生养二子一女。查理六世登基后，老匹桑成了前朝元老，风光大不如前，没过几年即去世，留下大堆债务。两个兄长回威尼斯。匹桑与母亲留在巴黎。一年后，雪上加霜。丈夫随君出行意外病逝，同样没有为家人考虑过经济保障问题。

二十五岁时，匹桑成了寡妇和孤女，兼任一家之主。她在短短一年间失去最亲近的两个男人。她的身份地位和生存状况岌岌可危。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王室贵族社交圈里，一个女人，且是孤单无依的外国女人，没有父亲、丈夫或兄弟的保护，没有经济来源，却有一堆财产纠纷和债务缠身，显然她是走到穷途末路。她甚至不能隐居修院，像那些贵妇人在余生中哀悼亡者。她还有现世的责任。她不仅要养活自

① Simone Roux, *Christine de Pizan, femme de tête, dame de cœur*, Payot, 2006, pp.58—59.

② 另有一说是四岁。

己，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和一个外甥女。唯一的出路是再嫁。选对有钱有势的婚姻对象，尚有机会保持宫廷交际，继续贵族生活。这也是无数与她同处境的女子所走的路。

匹桑没有走这条路。她很有勇气地走了一条在此之前还没有女人走过的路。好些个世纪以后，女子自力更生成为公认的康庄大道，女性职业作者也正式被归为社会常态。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的匹桑却是孤独一人走在这条路上。

勇气之外，她还要有足够的明智和毅力。她在接下来几年间深居简出，专注于思考和学习，为职业写作做准备。父亲给予她的教育尽管超乎同时代的女性，但她有自知之明。中世纪男性学者在大学修院受过扎实的古典训练，精通拉丁文和修辞学、哲学和神学等基础学问。这些是她欠缺的。她无意仿效也仿效不来。重要的是取长补短。她有意识地自修历史和诗歌，并掌握抄写技艺。与此同时，她还要应付父亲和丈夫留下的繁琐的财产纠纷，她要经营必要的人际社交，她是皇后的贴身女侍官，与奥尔良公爵交往密切，她还要安顿逐渐成人的子女。这些日常琐事，她在自述里只字不提，她一味只强调自己身为女学者的隐居生活。她并不意气用事，也无暇多愁善感，而是理性、务实，一步步走得很稳。

三十四岁起，匹桑正式开始写作生涯。她总共留下不少于二十部传世作品。她不仅在官中出脱为公认的女学者，凭靠文名赢取君王们的庇护，还在彼时尚无女性容身之地的知识界为自己挣得一丝隙缝。当年她以女性作者身份积极介入围绕《玫瑰传奇》而展开的那场论战，到如今已成青史流芳。她借《女史之城》(*La Cité des dames*)为有史以来不同文明传统中的女性著书立传。她留下的《明君查理五世的事迹和善德之书》(*Le Livre des Fais et bonnes meures du sage roi Charles V*)迄今依然是最基础的参考史料。她的书写乃至涉猎保安政制和武器制作等百科主题。她还是第一位公开撰文盛赞贞德的同时代作者。生逢英法百年战争和欧洲政教分离的大时代，这位了不起的女性不但彻底走出个人生活的困境，还努力做到与自己的时代一同思想和呼吸。

她的声名在世时就传到法国以外，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经久不衰。她就像她擅长书写的那些神话变形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完美蜕变，从受庇护的女儿和妻子，蜕变成一家之主，蜕变成时代的写者或者，“十五世纪最重要的法国政治作者”。^① 她的作品迄今

① François Autrand, *Christine de Pizan*, Fayard, 2009, p.7. 值得一提的是，匹桑的书写在随后几世纪里遭遇了长久的淹没，直至二十世纪重新“被发现”。

仍有可观的手抄本传世——西方印刷术始于 1450 年前后古腾堡的发明，这些作品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是手抄传统的最后一批瑰丽遗产。不但如此，十五十六世纪在法国和英国还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匹桑作品的印刷本和英译本。

在迄今留存的手抄本中，我们尚能一睹匹桑的风采。至少十几幅装饰彩画表现了“工作中的匹桑”这一形象。通常，她坐在书房一角，墙上是藏红底暗金花纹挂毯，临窗木桌上摊开一本书。她表情专注，正在写字或阅读。一袭深蓝的裙子，一顶素白的头巾。有时脚边站一只安静的狗，有时桌上多几卷书或一面镜子，有时裙子从蓝变白，头巾从白变红。多数时候她独守空室，有时美德三女神或戎装的密涅瓦女神会现身，有时她对着四名男子或她的儿子施教。在所有装饰彩画里，她有白皙的脸，凸起的额，有专注的表情，朴素的装扮。她深谙这一自我形象的传世之道，坚定的，且淡定的，正如她在一本书的开篇直言不讳：“我，克里斯蒂娜·德·匹桑……”^①

① «Moi Cristine de Pizan...» 语出《明君查理五世的事迹和善德之书》开卷句首。

二

《乌塔耶书》是匹桑的早期作品，成书于1400年。全书包含一百篇取材古希腊传统的神话故事。每篇的正文为一首四行诗（前五首诗例外为长诗），每首诗后各带两段散文体的文字说明。第一段即“评释”（glose explicative），以十五世纪初的眼光对古代神话故事提出一种或多种解释，且往往以某位古代哲人的警句收尾。第二段即“寓理”（interprétation allégorique），从古代神话故事中汲取基督宗教教义，往往佐以某位教会教父的引文，文末再引一段《圣经》经文。全书结构统一，构思新巧，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诗文合璧（prosimetrum），与但丁在一世纪前完成的诗集《新生》（*La Vita nova*）遥相呼应，并直接影响十五世纪末欧洲文学中涌现出的大量书简体作品^①。

原书标题很长，直译为“审慎女神乌塔耶写给一位青年骑士赫克托耳书信集”（*Épître d'Othéa, déesse*

① 《乌塔耶书》对十五世纪末的书简体作品的影响，参看 Gabriella Parussa (éd.), Christine de Pizan, *Epistre Othea*, Genève, Droz, 1999, pp.29—30。

de Prudence, à un jeune chevalier, Hector)。法文中的 *Épître* 对应希腊文 *ἐπιστολή* 和拉丁文 *epistula*，本义是书信，后逐渐形成成为一种文体，也即谈论哲学宗教政治的诗体书简或书信体诗文，一般有劝海的意味。此类诗体讲辞其实古来有之，古希腊诗家中有赫西俄德写《劳作与时日》劝训自家兄弟，忒奥格尼斯写《忒奥格尼斯集》教诲某个叫居尔诺斯的青年。同样的，《圣经·新约》含十三卷保罗书信（*Ἐπιστολὴς Παύλου*），每卷均预设或教会或个人的特定读者，另有其他使徒写给广大基督徒的八卷一般书信，无不以书信释解基督宗教教义的典范。鉴于匹桑著书的参考思路，书名随《圣经·新约》汉译传统将 *Épître d'Othéa*（旧写法 *Epistre Othea*）简译为“乌塔耶书”。

依据作者的构思，这位女神对青年骑士讲述一百个古代神话故事，教导他如何理解这些故事，如何从中汲取教益。赫克托耳是古时特洛伊王子，出自古希腊英雄诗系传统，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即以赫克托耳为英雄主角。古代神话中没有审慎女神乌塔耶这么个神名，似是作者臆造。*Othéa* 与 *O thea* 谐音，后者可理解为一句呼唤：“哦，女神！”比较接近的音译为“欧忒娅”，中译本试译为“乌塔耶”，暗含“无她

也”之谐音。在匹桑笔下，负责教诲青年骑士的不是男神而是女神，值得玩味。本书假托古希腊女神之名撰文，用意不在重塑古时代的英雄，而是教养当时代的骑士贵族，乃至未来的治国君王^①。

在百篇神话诗中，有近半数故事讲述赫克托耳的生平和特洛亚战争的始末。好些篇目提及赫克托耳的传奇故事。他本是普里阿摩斯王和赫卡柏之子，因蒙战神马尔斯和密涅瓦女神的恩宠，又被称为神族后裔。他是最英勇的特洛亚战士，一度率领特洛亚人重挫希腊人。他后来败在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手下，他的死预示特洛亚的亡城命运。除了赫克托耳本人，书中还提到他的亲人们，包括妻子安德洛玛克、姐妹卡珊德拉和波吕克赛涅、兄弟特洛伊罗斯和赫利诺斯、表亲门农等等。

赫克托耳的故事以外，书中亦有好些篇目交代特洛亚战争的始末，从战争的起因讲起，比如佩琉斯的婚礼、不和女神的苹果、帕里斯的审判、海伦的故事，一直讲到赫克托耳死后特洛亚的亡城经过，并追溯拉奥墨冬时期的第一次亡城故事。此外也提到希腊

① 匹桑将《乌塔耶书》献给多位君王，包括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1401年）、英王亨利四世（1402年以前），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二世（1404年以前）和贝里公爵（1405年至1406年间）。

方面的将领如阿喀琉斯（占四篇）、埃阿斯、奥德修斯和皮洛斯等。

十四世纪的欧洲人熟悉赫克托耳的传奇故事，并非因为他们熟读荷马史诗。中世纪早期流传两部讲述古代特洛伊战争的拉丁文著作，一部是托名弗里吉亚的达瑞斯（*Darès de Phrygie*）的《特洛伊的陷落》（*De excidio Trojæ historia*），一部是托名克里特的狄克提斯（*Dictys de Crète*）的《特洛伊战争日志》（*Ephemeris belli Troiani*）。达瑞斯是特洛伊的火神祭司，狄克提斯是克里特英雄，均系出自《伊利亚特》的人物，因而是传说中亲历特洛伊战争的古人。两部著作的作者假称分别发现达瑞斯和狄克提斯的古希腊文见闻录并逐译成拉丁文，成书年代均约为四至五世纪。受这两部作品影响，匹桑以前已有不少法文作者写特洛伊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圣摩尔的本笃（*Benoît de Sainte-Maure*）在十二世纪撰写的诗体小说《特洛伊传奇》（*Roman de Troie*）。

赫克托耳是中世纪传说中的“骑士九杰”（*neuf preux*）之首。自十四世纪初的武功诗歌《孔雀之盟》（*Les Voeux du paon*）问世以来，三名希腊罗马传统人物（赫克托耳，亚历山大和恺撒）、三名犹太传统人物（约书亚、大卫和犹大·马加比）和三名基督教传

统人物（亚瑟王、查理大帝和布永的戈弗雷）共同组成中世纪欧洲人眼里的理想骑士的典型。仅以三名来自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英雄为例，在时人眼里，他们分别代表三个先后承接的文明时代，赫克托耳代表古代希腊文明世界，亚历山大代表泛希腊文明世界，恺撒代表罗马文明世界。

伽洛林王朝时期广为流传一种说法。法兰克王的先祖名曰法兰库斯（Francus），或法兰西安（Francion），本是赫克托耳之子，这意味着法国王室乃是古远的特洛亚王族后裔。匹桑将《乌塔耶书》献给奥尔良公爵时，在献词中就特别强调这一渊源。《明君查理五世的事迹和善德之书》中同样如此。这种做法在当时蔚然成风，不妨再举同时代的两部书信体作品为例，一部题为《赫克托耳写给国王的书简》（Jean d'Auton, *Epistre d'Hector au roy*），另一部题为《国王写给赫克托耳的书简》（Jean Lemaire de Belges, *Epistre du roy à Hector*）。赫克托耳自古代英雄谱中脱颖而出，做了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代表，因而另有一番不言而喻的政治意味。

在百篇神话诗中，与特洛亚无关的故事，多为取材奥维德的神话变形故事。不过，正如中世纪读者不是通过希腊文原本的荷马史诗了解特洛亚战争，

他们同样不是通过拉丁文原本了解奥维德的《变形记》。要读懂匹桑的这些神话诗，因此首先要搞清楚《乌塔耶书》的用典出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对匹桑时代流传的诸种手抄作品与匹桑本人的作品进行耐心细致的文本比较和分析。欧洲学者在这方面下过不少功夫。P. G. C. Campbell 很早就有专著讨论，晚近《乌塔耶书》的勘本作者 Gabriella Parussa 汇总既有的考证结论并加以修订，用了长达四十页的篇幅解释匹桑的用典出处。^① 这里仅简单交代五种主要参考文献。

正文部分的神话诗主要有两处用典来源。首先就是奥维德笔下的神话故事。十四世纪初期，有无名氏作者将《变形记》改写成古法语本，共 72000 行诗，题为《基督教化的奥维德》(*Ovide moralisé*)。这个改写本秉承中世纪对古典文献随文勘误的编修风格，不但添入奥维德另一部诗作《列女志》的若干内容，还加注释逐一评述书中的变形故事，以期做出适应基督教教化目的的解释。

其次则是《从古至恺撒时代的历史》(*Histoire*

① P. G. C. Campbell, *L'Épître othea, étude sur les sources de Christine de Pizan*, Paris, 1924, Champion; Gabriella Parussa (éd.), *Christine de Pizan, Épître Othea*, Genève, Droz, 1999, pp.30—70.

ancienne jusqu'à César), 同样出自无名氏手笔, 一般认为系由不同年代的多名编撰者完成, 就与《乌塔耶书》相关的内容也就是特洛亚战争故事而言, 匹桑至少参考了两个成书时间分别为十三世纪初和十四世纪末的不同版本。第一个版本收录前文提到的托名弗里吉亚的达瑞斯的《特洛亚的陷落》, 第二个版本则收录前文同样提到的圣摩尔的本笃的《特洛亚传奇》。

“评释”部分多以古代哲人的名言警句作为收尾。中世纪广泛流传一部从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的《明哲言行录》(*Dicta et gesta philosophorum*), 书中收录古代哲人的名言及生平介绍。据考证, 匹桑在书中的哲学援引无不涵括在内, 不过, 她使用的不是拉丁文本, 而是法文译本, 由查理六世的近臣迪农维尔(*Guillaume de Tignonville*) 在 1401 年前后完成, 书名为《哲人道德箴言》(*Dits moraux des philosophes*)。换言之, 这个法文译本与《乌塔耶书》几乎同时成书。匹桑与这位宫廷学者相识, 故而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参阅使用。值得一提的是, 匹桑的援引不是照抄原文, 往往根据行文需要加以改写。

“寓理”部分通常有两段援引, 一段引自某位教会教父, 另一段引自《圣经》。四世纪教父时代最早出现的三位拉丁文作者在其援引之首: 哲罗姆(九

次)、安布罗斯(五次)和奥古斯丁(三十六次)。一般认为,匹桑的这些援引参考了当时流传的两部手抄件著作。一部是《美德的念珠》(*Le Chapelet des vertus*),据考证是某部成书于1310年至1323年间的意大利文作品《美德之花》(*Fiore di virtù*)的法译本。另一部是Thomas Hibernicus依据索邦神学院图书馆的藏书编修而成的《摘录集锦》(*Manipulus florum*),书中摘抄了六千多段拉丁文语录,多数出自教会教父,少数出自古代哲人,并按主题分门别类,按字母表顺序排列,查阅极为方便。这部《摘录集锦》在十四十五世纪广为流传,迄今尚有160件手抄本和若干印刷初期珍本传世。

上述五种主要参考文献之外,一般认为,匹桑熟悉十四世纪诗人的作品(有的从法译本,有的从拉丁文本),诸如薄伽丘的《名女录》(*De Mulieribus claris*)和《异教诸神谱系》(*De 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但丁的《神曲》和纪尧姆·德·马肖的《爱泉》(*Guillaume de Machaud, La Fontaine amoureuse*)。此外,她也读过六世纪作者波埃修斯的《哲学的慰藉》,以及八世纪波斯炼金术士贾比尔(Jabir ibn Hayyan)的作品。